

鐵崖古樂府注

冊三

序

楊鐵厓先生古樂府編自門人吳復人稱鐵雅外此有詠史詩編自門人顧亮人稱鐵史予求顧編不可得蓋書缺有間矣前明萬曆中先外王父淵止陳公爲刊古樂府行世強半皆詠史詩吳編所不載予旣出吳編付梓因刪去已見者不重出另錄詠史詩加之箋註都爲一集名亦仍舊題曰鐵厓詠史註夫詠史則詩史也先生有明訓矣其言曰虞廷載歌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兄弟之義彰關雎首夫婦之正小旻全父子之恩詩之教也又曰老杜氏陳古諷今言詩者宗爲一代詩史予竊論之老杜始以拾遺終以工部目擊開元天寶盛而忽衰乾元大曆亂而復治故史在一代自可當作者之聖先生始以散員終以閑曠心擬三史統辨定以公論歷代史鉞斷以大義故史在千古亦不失述者之明是集也其事則史其旨則經田舍翁歌明良也其卷阿詩人之意乎臣誓爲稷契卽老杜詩竊比稷與契

也牧羝曲昭忠節也其盡瘁事國之謂乎牧羝郎十有九星霜卽老
杜詩蘇武看羊陷賊庭也落景不可回朝露不可久此述李陵勸語
卽友誼亦可思王孝子王蓼莪敦孝行也其明發不寐之思乎祥也
孝子可移臣子忠其正也哀也父遺我讎兮讎豈我君則其變也此
與老杜詩孝理敦國政無以異也五王毬篤友愛也其亦所謂和樂
且耽者乎此其正也反是則爲將進酒此其變也一則曰萼綠五枝
生五花一則曰雙絲工奏棠棣詩此與老杜詩自多親棣萼將毋同
楚國兩賢夫婦之正也其亦所謂莫不靜好者乎鳳皇曲則夫婦
之變也造端不能合隙終不能睽此與老杜詩義無棄禮法恩始夫
婦恭託興不同究歸則一昔人謂杜氏之功不在騷人下予則謂先
生之功不在唐人下已乃若精于比例則有黃鳥止楚良死太苦黃
蛇穿土良死其所善於諷諫則有畫工意則繆畫工事則忠明于斷
制則有有詔殺賊臣殺賊非殺父工於用事則有牛馬走餉龍蛇走

兵妙于打疊則有文皇殿上去獻俘於乎文皇罪曰余巧于聯合則有玉樹聲中作唐鹵門外崇韜是擒虎其他不勝枚舉顧或指馬文園碧眼襍兒而嫌其過求尖新用相詬厲是則誠然然先生之詩正不在此老杜飯顆山頭之嘲卽有之庸何傷

乾隆甲午正月望日同邑後學樓卜瀍書

鐵厓詠史註卷之一

目錄

單父侯

蘆中人

牝雞雄

楚國兩賢婦

大良造

三鄒子

天下士

傅舍吏

夷門子

慈雞田

觀津客

文信侯

廁中鼠

樊將軍

臘嘉平

杯羹詞

漂母詞

田橫客

高陽酒徒

陸大中

走狗謠

赤松詞

鐵厓詠史註卷之一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同宗後學

楊之光愛之

楊之昂文駒

訂

單父侯 有序

荆舒嘗論三不欺以子賤之爲德者不可獨任至疵堯之驩
兜亦或類舉於前此敗德之論也故吾賦子賤之不忍不使
班於西門豹之流孔子論西伯之德不令而訟息於虞芮不
忍欺之效也子賤之德不令而禁行漁子非西伯之化歟荆
舒不能識也

單父侯吾父母治吾以天不以榷楚堂上彈琴赤子舞堂下 叶單父

之賢 句賢不齊者五吾能事之治單父以賢輔治神明主民不忍欺

魚不取化行西伯奚翅單父

韓詩外傳子賤在何單父身不之下堂鳴琴而治說苑孔子謂子賤曰
 子治單父而衆悅何子而得之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
 齊師之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
 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家語子賤為
 治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
 漁者曰魚子大者名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鱣吾大夫欲
 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也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
 使民闢行若嚴刑於旁何行而得此孔子曰吾嘗與言曰誠於
 此者刑於彼宓子也
 行此術於單父也

蘆中人

蘆中人江上來江上丈人古剛烈移橈濟君君莫猜楚賞爵執珪送
 君以死君行不可稽蘆中人入吳七首進專諸大吳國嗣闔閭王駕
 入郢郢為墟薦荆社鞭荆軻秦庭七夜哭包胥楚孝子楚讎臣少傅
 長舌舌殺人孝子讎君不讎臣嗚呼孝子讎君不讎臣倒行逆施白

日曛

吳越春秋伍員奔吳江中有漁父渡之為取鮑乃潛身於深葦之
 中有頃父來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又子胥
 既渡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漁父曰吾聞楚之法得伍胥者賜粟
 五萬石爵執珪豈圖取百金之劍乎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

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史記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又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又申包胥走秦告急秦不許包胥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又申包胥使平王有太子名曰報讎其以甚乎胥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

牝雞雄

列女傳伯嬴秦穆女楚昭王之母也吳王入郢妻昭王之妻

又欲妻其母嬴嬴伏劍不可犯而止為作牝雞雄補樂府缺

牝雞雄秦氏熊公穀書吳王入楚妻後宮牝雞雄把劍夜嘯生悲風

夫亡子遁誰適從人言秦雞解逐鳳不知牝逐孤飛龍

列仙傳秦穆公女弄玉隨鳳皇飛去故秦作鳳女祠於雍宮

楚國兩賢婦

楚國兩賢婦婦夫萊與輿寧隨夫壻饑牛下不願夫壻專城居投畚

却車駕挈器采樵蘇嗚呼今丈夫棄耕貪祿句粟萬鐘養孥句孥未

養身受醢菹禍及其夫

叶永為二婦噉鄙夫

列女傳楚王持金聘接輿妻曰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衽器變
易姓名而遠徙莫知所之又老萊耕蒙山之陽楚王聘以璧帛駕
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妻曰可食以酒肉者可隨
以鞭箠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投其畚而去

大良造

大良造三尺木重千鈞太子犯法僂傅臣立信動物令如秋與春如
何食印盟棄梁信詐取三軍而諸侯弗順駢脅日以繇左建日以峻
趙良諤諤桀耳啓虞舜大良造誣王道詭霸功開塞耕戰強西戎血
渭水兮祆冀宮欲與五穀相雌雄五穀死杵不相舂大良造逆旅不
相容

史記商君列傳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有能徙置北門者予
爵名也又立三尺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
五十金又太子犯法衛鞅刑其傅公子孫賈又衛鞅
將而伐魏魏使公孫子將而擊之衛鞅遺魏將公子孫賈曰樂飲
而罷兵以安秦魏會盟已飲而衛鞅出也而駢脅者驂乘又攻
其軍盡破之以歸秦又趙良曰君之出也而駢脅者驂乘又攻
今君又左建在外易非所以命也教也商君曰左觀我治秦也孰與五
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教也商君曰左觀我治秦也孰與五

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又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虞舜有道無爲問僕矣又太史公曰余讀商君也尙矣君不若道虞舜之事相類又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又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卽魏闕也冀記也列教令當於此門闕又趙良曰五殺大夫死春者不相杵鄭康成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又發吏捕商君坐之商亡至闕下欲舍客舍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爲法之敝一至此哉

三鄒子有序

太史公傳孟軻以冠稷下諸儒讀其書爲之掩書三嘆秦漢後識軻者有人矣予猶怪其論三鄒曰衍者著書十萬言皆宏大不經而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爲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衍惡有此斯言也微軻誰屬哉因賦三鄒篇

三鄒子相雌雄忌奸國政曰琴工衍引天外誣瞽聾高談赤縣八十分孰爲中擁篲褫席走王公嗟我軻貌不妾婦容句舌不連衡而合從誰其引之碣石宮雕龍炙鞮言如螽

史記孟軻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千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以爲儒者所

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
 縣神州內自有九州所謂九州也其術皆類此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
 義節儉君臣上乃所謂親州也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
 之昭王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又騶子適趙平原君側行襍席如
 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第之座而騶子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又騶衍之術迂大而闕辨爽也文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或有得
 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炙轂過髡劉向別錄過字或作
 輶

天下士有序

魯仲連高風遠致千載一人非戰國士也平生大義與日月
 爭光者片言之激梁趙不得帝秦也太史公非其指意不合
 大義吾不知太史指何為大義不大義耶且俾與鄒陽同傳
 太史詮人何其不倫耶太史之言天下後世之言也太史不
 知魯仲連不為太史者又將何如吾為魯仲連高士論而又
 賦魯先生天下士

齊與秦爭雄尊天下仗義信陵君能殺蕩陰逗兵將不能殺新垣客

將軍魯先生稷下來叶見梁使決趙疑三晉大臣不如鄒魯兒片言

稱危醢安釐九鼎重趙百里退秦師魯先生天下士客將軍歸慶安

釐逃脯醢喜叶

史記魯仲連列傳秦兵圍邯鄲趙王恐魏安釐使將軍晉鄙救趙長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間入邯鄲因平原謂趙王尊秦昭王為帝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不趙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秦軍遂引去於是平原欲封魯連魯連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行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遂辭去

傳舍吏

傳舍吏當封侯晉鄙救兵鄴中留邯鄲急擊危綴旒傳舍吏兒當國

憂散君帑藏大饗士編君妻妾列兵傳傳舍吏兒率死士踔音徒

赤手科鰲頭救兵至邯鄲危復瘳傳舍兒死父封侯

史記平原君列傳秦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

穀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

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

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夷門子

魏隱者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或議嬴之行事
僅見於教公子救趙內恩如姬以竊兵符進客朱亥以椎晉
鄙其用智力以成功亦無愈於薛中狗盜之輩然嬴老於料
事決策而必於事成事成而不有其功逆數公子行日以代
晉鄙卽北向自剄以謝公子則一時奇烈異於下蔡之門監
也遠矣故子撫其事以歌之

廉聞

下蔡門監史先生甘茂之師也大不事君小不爲臣以苟賤不

夷門子抱關七十貧欲死公子開筵客滿堂虛左迎關驚一市公子
執轡遠復迂折身委巷尋朱屠市人皆罵抱關子何以報之七尺軀
邯鄲危日暮圯趙使者書來公姊將軍出救留蕩陰公子死決夷門
子斬仇進如姬泣公子虎符出中幃公子抱符移主柄老兵嘆嗒不

我聽朱屠袖中四十斤大魏主君三尺令夜分兵過長城壕秦軍散
走如潰濤趙王割城繳公子平原不得稱人豪報知己北向自剄死

史記信陵君列傳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七十年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

者公坐不讓欲以觀公執轡入市侯生又謂公曰朱亥有客

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執轡入市侯生又謂公曰朱亥有客

倪故客滿堂待公舉酒市人皆觀子執轡從騎皆相宗

侯生視趙公子色終不變魏安釐王數十年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

魏王使將軍晉鄙救趙而實持兩端以觀秦軍與趙者俱死蓋相屬

於魏公將計不獨生救而趙持兩端以觀秦軍與趙者俱死蓋相屬

夷門見侯生具告符常以欲死秦內而如決最而行侯生乃屏內力能語

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臥內而如決最而行侯生乃屏內力能語

竊之嬴聞如姬之計所殺頭下如欲報其父之仇莫能死如

姬為嬴聞如姬之計所殺頭下如欲報其父之仇莫能死如

無所辭公將從其計請所殺頭下如欲報其父之仇莫能死如

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到趙孝成王德公子之奪
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嘆為百反嗜吐百
反正義曰嘆
大笑嗜大呼

慈雞田 補魏公子乳母辭

秦下令購魏孤匿孤罪族俱屠嗟慈雞獨哺雞秦令毒毒如狐慈雞

知有雞不知有狐搏我軀

列女傳秦攻魏破之殺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曰得公子者賜
千金銖匿者罪至夷乳母與公子而逃魏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公
子安在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
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吾不為也遂抱公
子逃於澤中故臣以告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與公子
俱死秦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之太牢

觀津客

觀津客歇忠臣珠履上客千成羣誰為春申毋望人斬一即位斬首

在棘門歇子繼考作新君黃鬼不食哭觀津

史記春申君列傳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客有觀津人朱
英又春申君客三千餘其上客皆躡珠履又朱英謂春申君曰世
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楚王卒李園之必先入臣為君主安可
以無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楚王卒李園之必先入臣為君主安可

國此所謂毋望之人也又考烈王崩李園置死士於棘門內夾刺
春申君斬其頭於是盡滅春申君之家而園女弟初幸春春申君
有身而入之王所生
子者遂立為楚幽王

文信侯

太史公議不韋以孔子之所謂聞者非所以議不韋翟大賈
以子楚奇貨一鈞得國相封侯食邑而又進詐僞以蓋己禍
事益露而禍益甚太后待死於雍賴齊焦一言亟返南宮而
仲父之狡終疑之賜書詰責逼死於蜀嗚呼鈞奇之禍一至
此哉余為文信侯賦翟大賈詞

翟大賈貨阿楚邯鄲女生子十三繼阿楚翟大賈尊仲父皇假父匿
子宮中躡其後戶叶匹夫一語還子母河陽邑封十萬戶呂母冢邨之
西芷陽相接草萋萋行人尙點不韋妻

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秦昭王以其次子安
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所甚愛姬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
男名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秦質於趙呂不韋買邯鄲見而
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

珍做宋版印

好有獻華陽夫入子楚立為適嗣呂不韋傅之呂不韋取邯鄲諸姬
 知有身期時生王子政一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
 子安國君立為王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
 襄王以呂不韋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太后時
 卽竊私通呂不韋事太呂不韋與通絕之有告嫪毐陰實非宦者常與
 詐竊私通呂不韋事太呂不韋與通絕之有告嫪毐陰實非宦者常與
 太呂不韋與通絕之有告嫪毐陰實非宦者常與
 連呂不韋與通絕之有告嫪毐陰實非宦者常與
 說秦王乃迎處蜀於雍而出文侯就國南歲十餘九乃賜文信侯
 書與家屬徙處蜀於雍而出文侯就國南歲十餘九乃賜文信侯
 諡為帝太后與謂不韋妻冢在北邙道西
 一作芷陽呂母謂不韋妻冢在北邙道西

廁中鼠 并序

斯為小吏時見廁中鼠有人犬驚入見倉中鼠食粟無人犬

憂嘆曰人之賢不肖在所自處耳迺從荀卿學帝王術而卒

不免具五刑之僂斯之自處可知矣余嘗論柏翳氏之鬼不

食者非胡亥趙高殺蘇立亥戮羣公子而亡秦國者懸於斯

仰天一嘆不能死之一言耳高出亡國之言斯誓一死以謝